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四回 妙相寺王妃祝壽 安平村苗二設謀

詩曰： 作善從來是福基，堪嗟世道重閭黎。

三乘未祝皇妃壽，萬鎰先為俠客窺。

紙帳漫驚禪夢覺，黃金應使盜心迷。

變生肘腋緣何事？只為奢華一著非。

話說丘吉薦林澹然於朝，梁武帝大悅，即敕光祿寺大排蔬筵款待。丘吉澹然謝恩出朝，光祿寺中已差人迎請。眾官見禮畢，分賓主登筵，奏動一派鼓樂，互相酬勸，至晚不散。丘吉同林澹然在會同館驛中安歇。

次日五更，樞密院官傳出聖旨，著禮部官送林長老進妙相寺中，封為僧綱司副法主，妙相寺副住持，普真衛法禪師。欽賜袈裟冠杖等項有差。陸丘吉為晉陵郡丞。又差僧綱司僧官率領人眾，各執寶幢細樂，一同送到妙相寺來。正住持鍾守淨，率領本寺僧眾來迎。林澹然一行人進寺，俱入佛殿，參佛謝恩，次後一一行禮坐下。禮部侍郎程鵬道：「此位排師姓林，法諱太空，別號澹然，祖居東魏。才德兼全，智勇足備，在嵇山除了惡獸，救濟萬民，睢陽縣尹丘先生廉得，薦為寶剎副住持。奉聖旨，令下官送登法座。伏願二師同心闡教，合志修持，互相翼贊，大轉無量之法，使佛日增輝，皇圖鞏固，勿負朝廷恩典是幸。」鍾守淨道：「早晨聖旨到來，山僧已知其詳。目今寺中屢遭賊寇，為此日夜縈心。今幸林住持飛錫光降，敝寺增輝多矣，敢不盡心聽教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小僧本意雲遊方外，托鉢隨緣，不期偶逢丘縣尊薦拔，得面朝廷，又蒙聖恩欽賜為本寺副住持。小僧一介齒夫，不通文墨，惟慮才不稱職，有負聖恩。或有不到，乞師兄海涵指教為幸。」鍾守淨遜謝畢，排下蔬筵，邀眾客進禪堂飲宴。酒行數巡，食供幾套，眾官起身告別，鍾林二住持送出山門，上馬相別而去。其餘人從，各有賞賜。

不說丘吉辭朝臨任，特表妙相寺自從林澹然入門之後，光陰迅速，又早月餘。二位住持打彈過日，我看你動靜，你看我行藏，二人都冷眼偷瞧，無所長短。林澹然終是將門出身，度量寬大，器宇沉雄，不以財帛介意。待寺中眾僧人等一團和氣，本寺僧眾，俱各悅服。鍾守淨畢竟是個小家出身，胸襟窄狹，吝嗇貪鄙，愛的是小便宜，待人時裝模作樣。恃著自己有些才能，不以他人為意，僧眾外雖敬懼，內實不平。凡寺中一概錢糧財帛出入，皆是鍾住持掌管，林澹然毫不沾手，惟坐禪念佛而已。又過了數月，時值初冬天氣，黃菊籬邊甲褪，芙蓉江上妝殘。寒威逼體，邊關戍卒整征衣；冷氣侵膚，山寺老僧修破衲。當日卻值□月初三日，乃是梁武帝寵妃王娘娘壽誕之辰。聖上欽差內監太尉，齎捧香燭紙馬錢米蔬菜。到妙相寺來，令鍾守淨林澹然主壇。又差二□四員僧官，做七晝夜預修功德。免不得敲鐘擊鼓，誦經念佛，滿寺僧眾，各守執事，循規蹈矩，毫不紊亂。城裏城外來看道場的，堆山積海，早惹動了一夥強人。

看官，你猜卻是何故？原來鍾住持欠了主張，每常寺院做道場，所用都是磁漆器皿；這鍾住持以為朝廷寵妃生日，與尋常不同，供桌上都用那御賜的赤金香燭燭臺金絲果罩，供奉香燭，碗盞之類，皆用金銀。還有那古銅玩器花瓶，動用之物，盡是金鑲玉碾，人間罕見，世上希聞，極其華麗奢侈。果然財動人心，內中引動了一個歹人，姓苗名龍，排行第二，離禁城三□里，地名安平村居住。祖父出身微賤，全憑奸狡成家，創立田莊，頗為富足。父名苗守成，中年無嗣，也是祈神拜佛，求得這個兒子，就如掌上珍珠。只因溺愛不明，失于訓誨，任性縱欲，撒潑放肆，長成來惟愛結交花叢，飲酒宿娼，秉好賭博。苗守成夫婦訓治不悛，鬱鬱成疾，相繼而亡。自此家業凋零，田園賣盡。這苗二嫖賭不止，後來漸漸無賴，習了那飛檐走壁東竊西偷之事，前村後舍，人人怨惡。故取他一個綽號，叫做過街老鼠。村坊上人編成一出曲兒，互相傳唱：

老苗兒費盡了平生辛力，一味價剝肉成瘡，經營貨殖。可憐見破服纏身，齷齪充口，何曾見錦衣玉食？虧著這些兒儉儉，成就了百千萬億。呀！劃地裏禍生不測。老閻王肯容時刻？

小苗兒忒煞風流，鎮日介舞榭歌樓，花朝月夕。浪飲貪歡，那知稼穡！霎時間將銅斗兒家私，盡歸他室。幸投了明師，暗傳藝術，欲上高牆，平生兩翼。這的是替祖宗推班出色，方顯得沒來由為兒孫做馬牛的樣式。老天呀，要後代興隆，須修陰德。

此時苗龍也挨擠在寺中看這道場，見了殿上白雪銀器器皿，赤光光金爐臺，心下暗忖：「我一向偷偷摸摸，縱得些財物，那裏夠我受用？今日殿中這些金銀家伙，算來將及萬金，若糾合得□餘人劫將去，豈不是一場富貴？」睜著眼，仰看天，自思自想。站了一會，即抽身離了寺中，取路回家。奔出通濟門外，已是申牌時分。行不數里，到一鎮上，地名雞嘴村，卻也是人煙輻集去處，內中有幾家開賭坊的閑漢，與苗龍亦是相識。當日苗龍正走到鎮上，只聽見背後有人叫道：「苗二哥，那裏去來，這等忙忙的走？」苗龍立住腳，回頭看時，乃是相識舊友，姓韓，雙名回春，是個積賭閑漢，苗龍財物，不知被他騙了多少。近時遭了一場官事，弄得手裏無錢，身上甚是襤褸。苗龍見了，答道：「韓大哥，許久不會，一向好麼？」韓回春道：「小弟一言難盡。今日二哥為甚事進城去來？」苗龍道：「本月初三日，是王妃壽誕。欽差二□四員僧官，在妙相寺做七晝夜預修功德，又著鍾林二住持主壇，好生齊整，好生富貴。今日起早，特地到城裏去看一看，忙回來，天色已晚。小弟有椿事，正要見大哥商議，不期湊巧相遇，卻喜利市。」韓回春道：「二哥有甚事要與小弟計議？」苗龍正要說時，又復閉口。韓回春道：「二哥有話便說。何故半吞半吐？」苗龍道：「這裏不是說話處，尋個幽僻所在方好。」韓回春口中不說，心下暗想：「這狀老鼠來得蹊蹺，有甚心事計議，且聽他說出來便知。」應道：「二哥，小弟一向疏失，正要尋你酌三杯，今日偶湊，這鎮市後面山坳裏有一座冷酒店，甚是清雅，並無閑雜人往來，店主人又與我廝熟，我和你且去那店裏沽一壺酒，慢慢說話何如？」苗龍道：「恁地恰好，只是擾兄不當。」韓回春道：「相知弟兄何妨。」二人廝拖廝扯，腳趕著轉入山坳裏來。奔到酒店內，揀一副座頭坐下，叫酒保：「打幾角酒，有甚麼好下酒之物，拿幾品來。」酒保燙了兩角酒，切了一盤熟牛肉，煎了一碗黃豆腐，搬來放在桌上。擺下杯箸，二人篩酒來喫。

喫過數杯，韓回春道：「適纔二哥說有甚事見教，這裏頗寂靜無人，試說何妨。」苗龍道：「再喫數杯了講。」兩個又喫了五七杯。苗龍道：「大哥平素是個快活人，無拘無束，極其脫灑。近日為何衣衫襤褸，面色無光，蹙著兩道眉頭，這般狼狽？」韓回春嘆口氣道：「不要提起，若說起來，羞死人罷了。」苗龍道：「兄為甚事，可與弟說知。」韓回春道：「不怕二哥笑話，小弟這椿事，應了兩句俗言：賣酒的淹壞了溪邊田，湯裏來，水裏去。小弟一向虧這幾個骰子，弄的是酒頭，贏的是全籌。真實豐衣足食，薄薄地成了些家業。近來被一個砍驢頭的神棍，姓周，渾名醉老虎，是當朝周太尉之姪，最價妝局詐人。不知怎地聞知小弟的大名，故意叫一家中人，拿些財物，奔到舍下來，與小弟賭。小弟不省其意，這一雙手毛病不改，何消三擲五擲，弄些手段兒，把那廝囊中之物，贏得罄盡。不期這醉老虎帶伴當，立在人叢裏，見那廝輸了，即向前搶去骰盆籌馬。叫破地方。我家這些相識朋友慌了手腳，各自逃散。醉老虎將小弟與他家中人，一條繩子縛了，著落本圖總甲，登時送入縣堂，暗中用計。那縣官不由分說，先奉承我三□大竹片，押入牢房監禁。那廝將家人保出，賄賂了縣中上下。縣主聽人情，將小弟三拷六問，定要招成二百兩贖銀。小弟受刑不過，只得一筆招了。央人變賣產業家伙，不夠還他，又借貸了一半，盡數當官賠納。那縣官殉情，又枷號我一月，折鈔免配，方纔脫得羅網。自從喫了這場苦官司，門面被他破壞，鬼也沒得上門。半年之間，歷遍苦楚，衣不充身，食不充口，又要還債，幾番待懸梁自盡，又捨不得這條窮性命。思量別尋生計，手中缺少本錢，正是羊觸藩籬，進退無路。二哥，你怎地帶挈得小弟些兒也好。」

苗龍心下暗喜道：「此事有幾分機括了。」便道：「大哥遭此飛禍，小弟一些也不知。自古說：苦盡甜來，否極還泰。兄長不須煩惱，目前有一場大富貴，若要取時，反掌之間，只怕兄長不肯向前。」韓回春笑道：「二哥又來取笑。貧困之人，那裏去尋富貴？若果有些門路，二哥提挈小弟得一日快活，水裏水裏去，火裏火裏去，上天入地，皆所不辭。」苗龍拍著手道：「這一套富貴

非同小可，若弟與兄長取得來時，可知道一生受用。」韓回春陪著笑臉道：「好阿哥，委是何等富貴？便實與小弟說說。可行可止，自有權變，何故欲言又忍，藏頭露尾的！」苗龍道：「大哥不要性急。這一樁事不比尋常，兄長若對天立誓，不露消息，方好盡心相告。」韓回春道：「今日苗某與韓某計議一大事，若有不同心協力，別存他意。以致敗露者，天雷擊死，必遭橫禍，身首異處。」苗龍聽罷，即移身近前，與韓回春一凳坐了，附耳低言道：「不瞞兄長說，這一場富貴，遠隔著萬里，近只在目前，就是適間所說妙相寺中佛殿上擺的白銀器皿、古銅玩物、金香爐、金燭臺等項，細算來，約莫有萬兩之數。這些物件都是妄費的錢財，怎地劫得到手，尊駕與小弟，今生活活不盡。」韓回春搖著頭道：「這卻是難，這卻是難。這一樁財寶，勸二哥休要想他，不必費心，免勞算計。」苗龍道：「小弟略施小計，手到可擒，大哥何故出此不利之言？」韓回春道：「二哥有所不知。妙相寺新添了一員副住持，叫做林澹然。原是將門子弟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好生了得。若遇著他，空送了兩條窮命。二來這皇城地面，不比鄉村去處，我等若明火執仗，打將進去，免不得驚動人眾，縱然劫得金銀，巡城軍卒追上之時，怕你飛上天去！這叫做竹管煨餛，直死。故此難以下手，只索留了性命。」

二人正說話間，忽然一人趕近前，將苗龍劈胸揪住，喝道：「我這裏是甚麼去處，許你二人在此商議做劫賊？我先出首，免受牽累。」驚得苗龍面如土色，目瞪口呆。韓回春也嚇得發顫，定睛仔細看時，大笑道：「李大哥，休得取笑。不是小弟在此，苗兄幾乎被你唬死。」那人放手笑道：「苗二哥，不必驚惶，前言戲之耳。」苗龍方纔心定。二人聲喏而坐，那人叫酒保再燙酒來，另添饌饌，點上一盞燈，重新酌酒。韓回春道：「苗二哥未曾與李大哥相會？」苗龍道：「未曾拜識尊顏。」韓回春道：「這就是店主人，姓李諱秀，號季文，是一位仗義疏財的傑士。小弟自幼與他莫逆之交。」苗龍道：「有眼不識泰山。未得親近，今日幸會。」李秀道：「不敢。動問苗二哥，適纔說妙相寺這一套富貴，小弟在間壁房裏聽了多時，盡知其事，但不知果是實麼？」苗龍道：「李兄既與韓大哥相知，都是個中人，說亦無害。這寺內金銀物件，皆是小弟親眼看見，豈有虛詐？正在這裏計議，若依韓大哥所言，只落得眼飽肚飢，空成畫餅。」

李秀笑道：「苗兄無謀，老韓太懦。依著小弟愚見，管取這金銀財物，唾手而來。」苗龍道：「足下有何妙策，見教為幸。」李秀道：「適間二兄商議之時，小弟竊聽說到金銀二字，不覺熱血攢心，手舞足蹈，恨不得飛去抓來，好機會如何錯過！若依韓兄畏刀避劍之言，到老不能發跡。我也聞得林澹然武藝高強，也知道禁城中軍卒嚴謹，如依我行事，萬無一失。」韓回春欣然道：「李兄，你且說甚麼妙計？」李秀道：「我店中有三箇做酒後生，前後有四個相知有手段的莊客，連我們三箇共是□人。明日卻是第七日道場圓滿，我與你計議停當，陸續進城，到寺中看了動靜，且四散在近寺幽僻處藏身。待到三更道場散時，諒這些禿驢辛苦了七晝夜，豈不熟睡？苗二哥須放出那飛檐走壁的本事來，我們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一齊照會入去，不用明火執仗，亦不許吶喊殺入，直到鍾守淨臥房裏，將守淨捉住綁起，逼他金銀物件出來，叫他不敢喊叫。得了手，跳出門時，將守淨又如此而行，只不要驚動林澹然，便是高手。卻是五更時分，城門開了，我們捱城而出，若路上撞見巡城軍卒，也不怕他了。比及地方與寺中知覺時，天已大曉，我們到家安頓，還可睡一覺將息。二兄，此計何如？」苗龍拍掌笑道：「好妙計，好妙計！雖然不上凌煙閣，也賽過諸葛與張良。我們幾時去？」韓回春笑道：「看兄不出，倒有此賊智。我們就安排起來，依此而行。美哉！妙哉！」李秀道：「二兄謹言，隔牆有耳，不可造次，被人知覺，反成大害。」三人計議已畢，放懷盡興而飲。

此時夜色深沉，李秀道：「我們且去睡覺，養養精神，明夜方好行事。」苗龍韓回春，就在李秀家下歇宿。次日直至日午，起來梳洗。這做酒後生並莊客，李秀早間預先照會，都到李秀家中伺候。李秀叫渾家炊了一斗米飯，煮一個大豬首，宰了一隻鵝，開了一大罐酒，苗龍為頭，洞洞之聲，念了幾句，燒了利市紙，眾人一齊狼饕虎食，享了福物，喫得醉飽。收拾了杯盤，打點進城器械。苗龍李秀韓回春，都暗藏一把腰刀，帶了一根鐵尺，先取路入城。次後酒生莊客，各暗藏利刀短棍，一個個闖進城裏。

卻說苗龍韓回春李秀三人，到得妙相寺時，又早紅日將沉，天色將晚。三箇走入佛殿上，細細遊玩一遭，果然熱鬧，實是繁華，比尋常道場不同。但見：

三尊大佛，尊尊頂嵌夜明珠；侍刹諸天，個個眉攢祖母綠。文疏貴重，上印著舞鳳飛龍；經典莊嚴，外護的繡衣錦套。齋供般般精潔，都盛在白玉雕盤；器皿件件新奇，俱係是良工巧製。香爐金鑄，上面有萬壽迴文；燈架銀妝，下蟠著雙螭交尾。淨瓶奇特，烏金界道獻珊瑚；香盒玲瓏，雕漆為胎鑲瑪瑙。鏡鉢純金打就，笙簫碧玉碾成。桌圍經袞盡銷金，禪凳袈裟皆織錦。磬聲嘹亮，原來是千載古銅；鈴杵輝煌，正不止百年舊物。淨水注三爵，每爵重四□餘金；盂蘭只一盆，滿盆貯鎮國之寶。正柱上貼一對萬花異錦春聯，祝贊皇妃千萬壽；山門外掛一張四六對仗文榜，開陳佛事許多般。真賽過金谷園中，說甚麼臨潼會上。人言白酒能紅面，我道黃金解黑心。

再說三人看見金爐、燭臺、銀器之類，各各暗喜。細細看了半晌，走出殿外閑立。只見莊客酒生，也都在人叢裏閑看挨擠，李秀見了，把眼一瞥，各各點頭會意，前後四散，往臥房庫房看門路去了。不一時，敲動晚鐘，佛殿上兩廊左右側殿禪堂，點上燈燭，照耀如同白日。鍾守淨林澹然二住持上壇誦咒念經，與王妃解冤釋劫，普度群生。壇下僧官奏動細樂，做大功德。此時看的人，挨肩疊臂，越發多了。將近更盡，管門道人報道：「聖上差王妃親弟王太尉來寺中送聖，已進山門。」二住持即忙下壇，迎接到佛殿上參佛。見扎畢，王太尉分付虞侯，凡一概閑雜人等，夜深之際，不許在寺混擾，都教趕出山門外去。這一班虞侯拿著藤條，只顧趕逐，看的人漸漸散去。苗龍李秀只得閃在山門外面僻靜處。看看二更盡，經事功德已完，眾僧吹打一通，卻早化紙。二住持款王太尉喫齋。少頃齋散，又聽得譙樓已打三鼓，二住持率領僧官，送王太尉上轎回衙。次後僧官各各拜辭回守而去。鍾守淨叫道：人閉上山門，發付行童執了幾盞燈籠，分頭前後兩廊殿上殿下。遍處照過，方纔回房。收拾金銀器皿藏頓，滅了前殿後殿兩廊燈燭，二住持與僧眾，各自回房歇息不題。

再說苗龍、李秀、韓回春、莊客、酒生，都在近寺左側幽僻處藏躲，側耳聽時，已是三更將盡。苗龍摸到寺前，咳嗽一聲，李秀韓回春俱會意上前，和苗龍輕輕商議道：「四鼓起了，不動手更待何時！」三箇走到寺後牆邊看時，酒生莊客都在那裏探頭張望。苗龍查點人數，□個仍是五隻，一齊塗黑了臉。李秀道：「苗二哥，你可先進牆裏去，開了後門，我們好進來。」韓回春道：「這一帶上牆打緊又高又厚，二哥怎地過去？」苗龍一面笑著，一面將手腰裏去摸，摸出一對熟鐵尖釘，光溜溜有一尺餘長。一只手捻著一個釘，左手將釘插在牆上，左腳蹲上牆去，右手將釘插在牆上，右腳蹲上牆去，卻似獼猴溜樹一般。眨眼間，早扒上牆頭，知會了眾人，往下輕輕一跳，跳在草地上。摸著牆門，扭開鐵鎖，開了後門。李秀見了，照會一千人，闖入牆內，將牆門依舊閉上。一齊摸到裏面耳房邊聽時，只聽得鼻聲如雷，正是夜眠如小死。這寺中僧眾道人，一連辛苦了數日，纔得著枕，卻早都睡思昏沉。苗龍聽了一會，見沒動靜，雙手去撬門，撬得門咯咯地響，驚動一隻黃犬，鑽出洞來亂吠。苗龍提起鐵尺，照頭一下，已是半死，又復一尺，但見四腳朝天，見閻王去了。韓回春驚得寒抖抖地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黑魃不辨東西，鍾和尚臥房不知在那廂哩！」苗龍道：「不要慌！日間我已看得備細，西首那土庫裏卻是林和尚的臥室，東邊黑牆內卻是鍾和尚的臥房。我們逕往東首，闖將人去就是。」

苗龍將門扇一重重都撬開了，一齊穿過廚房，閃出禪堂，又摸過穿堂，卻到黑磚牆外。苗龍扯過一株晒衣竹竿，靠在牆上，溜進牆裏，將石門開了。眾人一同閃入裏面。苗龍又將房門撬開，悄悄地閃入房中。李秀向前捱到鍾守淨床邊，只聽得鍾守淨夢中說道：「我的活寶，放撒手些，定要拿班做勢，弄得我一身熱汗。」李秀笑道：「好和尚，在這裏做春夢，騙小沙彌哩。」即身邊抽出火草，點起火來。苗龍搶到床前，將守淨一手按住。鍾守淨夢中驚醒，嚇得魂不附作，急待掙扎，早被李秀韓回春將繩索背剪，餛飩樣捆了。鍾守淨叫道：「不好了，行者快起來！」這行童正在睡中，聽得叫喚，急忙跳起身來，一雙眼再也睜不開，不知住持叫些甚麼。拿了褲子作布衫穿，左扯右繃，只是穿不上，也被莊客酒生向前捆了。苗龍腰間掣出一把明晃晃腰刀，擱在鍾守淨項上，喝道：「不要做聲，若叫喊時，便殺了你！我等眾好漢，不為別事，只要那日間佛殿上金爐燭臺銀寶器皿，還要借白銀三五千

兩使用。好好獻出，佛眼相看，留你禿廝性命。倘若執迷不悟，先教你一命歸陰，然後將這寺中大小禿驢，盡皆砍死。」鍾守淨哀告道：「大王爺爺，乞饒草命。金銀物件都在側首庫房地窖子裏，任從大王爺爺拿去，只是乞留狗命。」苗龍聽罷，著酒生看守著鍾守淨行童，自同韓回春李秀莊客一齊動手，掇開側首門扇，奔入庫房裏來。正是：

不施萬丈深潭計，怎得驪龍領下珠。

畢竟苗龍眾人果然劫得金寶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